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II

從東京到台北的西洋美術浪潮

以水彩畫台灣風景、風俗等做成繪葉書贈送內地友人，應該是非常有趣而且有益的事。領台十餘年後的今天，日本還有很多人一直不知道台灣，我希望至少讓這些不幸福的人們知道日本第一的台灣風景。或許也有人覺得我說台灣是日本第一風景太過份了些，可是我卻深信不疑，並且相信東京的畫家友人看了也一定會這麼想。

——石川欽一郎

〈水彩畫與台灣風光〉，《台灣日日新報》，1908.1.23

翻譯官兼畫家

石川欽一郎一生分兩段時期來台，一九〇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一六年八月與一九二四年一月至一九三二年四月，第一階段的主要職務在總督府陸軍部，第二階段主要職務是美術教員。客觀地從整個當時的美術文化圈及社會層面的影響力來看，第一階段的影響力是針對在台日本人文化圈，第二階段的影響則以台灣人學生為主，這也是很有趣的轉變。

十一月四日石川欽一郎抵達台北，任職總督府陸軍部幕僚附，陸軍翻譯官，七等高等官。¹他雖然是軍職文官，卻很希望能夠將東京朝氣蓬勃的水彩畫推廣活動延伸至台北，故而，他針對台北的創作與鑑賞環境推動了一場革新運動。這場革新運動首要在改造台北統治階級日本人的文藝美術趣味。石川一方面要深入社會推廣西洋水彩畫的魅力，

同時，也要施展柔軟的身段打入台北的上層統治圈，引導他們的欣賞品味，迎接新時代的美術潮流。

一九〇八年二月他開始在《台灣日日新報》發表過去幾年在滿州戰場上所作的水彩風景寫生，並以素描形式介紹傳統謠曲、能樂，展現出他多才多藝的一面。²事實上，石川欽一郎也是謠曲的高手，更喜愛日本傳統音樂。這一年夏天，三十七歲的他回東京探親，並在一所基督教會與東京音樂大學的傳統樂器箏琴教師，河野女士結婚。不難想像是門當戶對的理想聯姻對象吧！從此，一家分成兩地，夫人留居東京，隔年長男滋彥出生。石川奔波於台北東京之間的腳步並沒有因為成家而放慢，每年寒暑假固定搭船回日本，忙碌地參加各種展覽會及講習會，但是同時也努力耕耘台北這塊水彩畫的新生地！

石川的職務雖然是翻譯官，但其繪畫才能與聲譽受到總督高度重視，所以很

快地建立在台北藝文界的顯目地位。他很早就受命繪製有關日軍征服台灣的重要歷史畫，例如：一九〇九年三月完成的巨幅油畫「北白川宮殿下御奮戰圖」，描寫一八九五年彰化八卦山戰場，這有如時代劇般的英勇壯烈題材，正好是老師川村清雄所拿手的，不知道有沒有請教過老師？這幅畫最初懸掛在新公園台北博物館大廳正面，現在早已不知去向，更無從揣測其原貌。³

1 《台灣日日新報》，1907.11.7。

2 有關石川與謠曲，見抱夢生，〈涼榻閒話——石川欽一郎君〉，《台灣日日新報》，1916.6.15。

3 〈博物館の一異彩〉，《台灣日日新報》，1909.3.18。石川欽一郎，〈能久親王殿下八卦山戰爭油繪謹作に就いて〉，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編，《創立三十年紀念論文集》（台北：博物館，1939），頁355-356。



能久親王在登陸台灣後留影



石川欽一郎 能久親王殿下八卦山戰爭油繪 1909《北白川宮能久親王》

●石川欽一郎在台灣任軍職時，適值第五任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陸軍中將在位。他是歷任台灣總督裡任期最長的（1906年4月—1915年5月），任內以「掃蕩蕃界」為重要施政方針。⁴日本佔領台灣之初，總督府主力在鎮壓平地漢人的叛亂，佐久間總督執政後，便展開征服山地原住民的征戰以奪取資源。一九一〇年更設立為期五年的武力「理蕃政策」，在台灣全島共十二個地區與原住民作戰。⁵為了說服日本中央高層支持其龐大的「理蕃」軍事預算，佐久間總督以各種宣傳手法說明奪取台灣高山資源的重要性，包括派台灣原住民參加一九一〇年在倫敦舉行的博覽會，表演歌舞長達半年。⁶同時也一再地要求石川繪製蕃界風景圖，以便送回東京。就這樣，一九〇九年三月石川一方面製作北白川宮戰爭紀念畫，同時又風塵僕僕地前往台灣中央山脈，在軍警將近二十人的護衛下，描繪大幅水彩寫生畫「蕃界

圖」。最後由佐久間總督選取九幅，親自攜回東京，將台灣神秘的高山奇景獻呈明治天皇。⁷一九一〇年五月石川欽一郎曾陪同佐久間總督，巡視台北、桃園、新竹山區隘勇線，尋找「蕃界」題材，共完成五幅畫作。事後回想起來，他自認為能夠兼具地形圖與藝術創作，而且受到總督稱讚而頗感欣慰。⁸

台北觀察

●石川欽一郎在翻譯官的職位上，經常接觸歐美外交官、傳教士與商人等，促使他成為一位頗具全方位觀點的敏銳觀察者。石川同時也是出現在台北的第一

4 藤井志津枝，《理蕃——日本治理台灣的計策》（台北：文英堂，1997），頁209。

5 黃昭堂著，黃英哲譯，《台灣總督府》（台北：自由，1989），頁102-104。

6 《理蕃誌稿》，2卷（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21，青史刊複印版，1989），頁148。

7 <南投蕃界寫生畫の獻上>，《台灣日日新報》，1909.7.24；<觀感の生蕃寫生畫>，同報，1909.8.29。

8 <獻納の隘線畫>，《台灣日日新報》，1910.5.31，《理蕃誌稿》，頁53-54。

位知名西畫家，在此之前，媒體上幾乎沒有看到任何有關西畫或西畫家的報導。依照他的觀察，當時台北殖民地藝文圈，是揉合傳統文人詩書畫創作，與附會風雅的媚俗娛樂活動。然而，石川相信只要努力推廣現代明朗寫實作風，便能在台灣西洋畫界吹起一陣旋風，結合他所抱持的推廣水彩畫心願。一九〇八年一月，石川在台第一次個展設於台灣總督府台北國語學校（一九二〇年改稱總督府台北師範學校），邀請學生及社會大眾共同欣賞，有意強調美術與人文教育的關係。幾乎同時他也在當時的第一報，《台灣日日新報》發表〈水彩畫與台灣風光〉，熱情地推介水彩畫寫生與台灣風光，期許一般社會大眾也能夠拿起畫筆，養成業餘創作的興趣。⁹

以水彩畫台灣風景、風俗等做成繪葉書贈送內地友人，應該是非常有趣而且有益的事。領台十餘年後的今天，日本還有很多人一直不知道台灣，我希

望至少讓這些不幸福的人們知道日本第一的台灣風景。或許也有人覺得我說台灣是日本第一風景太過份了些，可是我卻深信不疑，並且相信東京的畫家友人看了也一定會這麼想。……

（京都與台北）兩地大體的山容水色相當近似，台北的色彩看起來還更加地美。紅簷黃壁搭配綠竹林效果十分強烈，相思樹的綠呈現日本內地所未曾見的沉著莊嚴感，在湛藍青空搭配下更為美妙。空氣中的水分恰如薄絹般包圍山野，趣味極其溫雅。其他雲彩、陽光都是本島特有的美，內地怎麼也無法相比。

●發表文章時，石川很可能已經畫了許多台灣風景明信片，寄回給在東京的朋友，包括好友大下藤次郎與警告他在台灣一切小心謹慎的小山正太郎吧？他是

9 石川欽一郎，〈水彩畫と台灣風光〉，《台灣日日新報》，1908.1.23；中文譯本，請見拙稿〈水彩畫與台灣風光〉，《風景心境》（台北：雄獅，2001）上冊，頁30-31。

不是很想早點告訴他們，不必擔心，比起以往深入中國戰場的經驗，這裡實在是天堂：

傳言是地獄，見了卻驚為天堂。這就是我對台灣的第一印象；形與色都很優美的島嶼，令人欣喜。

●在總督府工作的石川欽一郎很快便接觸到在台日本官員與商人文化休閒活動，驚訝地發現完全看不出新時代美術的氛圍，到底要如何改變他們的鑑賞品味呢？四月，他發表介紹現代美術創作觀點的〈寫生的趣味〉。¹⁰同時他也以敏銳的眼光觀察台北，尤其以日本官方為主導的社會文化生態，並發表幽默寫生漫畫，記錄街上所觀察的日本人、台灣人活動，這一系列是《台灣日日新報》首見，雅俗共賞的趣味寫生漫畫。例如：「台北路傍觀」，以及「人各取所好——柳城畫伯展覽會場所見」等作品。¹¹台北俱樂部的展場牆上掛著書畫，觀眾多為穿著和服的男士，另一旁

卻擺著撞球桌，三位男士專注於球技。這個有趣的畫面具體地指出當時台北缺乏像樣的展覽會場的窘況，有時借用料理店場地，有時借用俱樂部的遊樂空間，而且觀賞書畫是限於有閒階級才能享受的娛樂。同年底，西式現代飯店建築，鐵道旅館落成後，便成為來台畫家最喜愛的展覽會場。

●石川柳城（戈足，1847-1927）是日治初期寓台書畫家中頗具名望者，他是出身尾張（名古屋）的藩士，一八九六年起四年間任職台南新化官廳，退休後，前往中國遊歷年餘，返東京，參與組織日本南宗畫會。一九〇八年一月，再度前往中國途經台灣，四月十八日起兩天在台北俱樂部舉行畫展，準備賣畫充當旅費。會場上共展出七十幅書畫，最受注目的是佐久間總督所訂製的絹本大幅青綠山水，高一丈二尺。評者謂「筆力雄健，邱壑飛動，當世稀見。」報導中指出，以往參觀台北的書畫展，

因為場地設在備有高級女服務生，帶著脂粉臭味的料理店，或者因為觀眾中夾雜著許多意圖買畫的庸俗之輩，場面混亂。記者特別稱許這次台北俱樂部的場地，多達七百多位觀眾，包括高官貴紳與台灣紳士墨客，都是懂得清賞的風流雅士，會場始終保持靜肅。其實，從石川的素描就可以看出，俱樂部展覽會場一邊有穿著日式和服的觀眾，面對著牆上的書畫掛軸，雖然沒有喧嘩的酒席，但另外一端卻有一群人在玩撞球，怎麼能夠保持肅靜？

●值得注意的是，石川欽一郎的評語，「人各取所好」，暗示著他將在台北推動另外一股西洋水彩畫學習熱潮，逐漸取代當時以日本傳統繪畫為主流的鑑賞與創作活動。¹²這年春天，他開始在台北的宿舍內開辦洋畫研究所紫瀾會，五月首辦師生團體寫生展，這是台灣第一次美術研究團體發表會。後來因為參加紫瀾會洋畫研究所的人數漸多，只好借用



石川欽一郎 人各取所好——柳城畫伯展覽會場所見
1908 速寫 台日報 1908.4.23

西本願寺別院作教室。¹³並且邀請東京的畫家朋友郵寄作品來參加台北紫瀾會展出。為了栽培美術的種子，他不但將展覽會引進校園，一九〇九年春起擔任總督府台北中學校約聘教師，次年又兼任國語學校的圖畫課。秋天時，他以描繪台北大稻埕的水彩畫「小流」入選第二回文展，成為第一幅以殖民地台灣風景入選官展的作品。總之，這一段期間

10 《台灣日日新報》，1908.1.18，2.27，3.12，4.2。

11 《台灣日日新報》，1908.4.23，28-30。

12 無名氏，〈石川柳城翁に就いて〉，《台灣日日新報》，1908.1.23。

13 〈紫瀾會洋畫研究所〉，《台灣日日新報》，1908.11.27。

石川欽一郎頻繁地穿梭於東京與台北之間的美術展覽會，在文展、巴會、光風會會場上總能看到他的作品。

●一九一二年，台北紫瀾會洋畫研究所展覽前夕，報紙上刊出一篇讀者投書，評論台灣的美術界。¹⁴他認為在台灣號稱泰斗的某些日本畫畫家，到了東京或京都卻只能敬陪末座。至於石川欽一郎，在日本地位雖無法與在台灣的崇高地位相比，但是若沒有石川，台北洋畫界真的是乏善可陳。可喜的是，近年來多虧石川的熱心教導，逐漸出現了年輕的水彩畫高手。最後，作者呼籲台北洋畫界，應該以石川為領導中心，共同努力提高水準。可見得石川的領導聲望已凌越早期來台的日本傳統畫家。

14 洋畫研究會展期為4月20-21日，1912年。參見拙稿《台灣近代美術史大事年表》（台北：雄獅，1998）。



川田墨鳳 蘭石 水墨 《高砂文雅集》1917



狩野永讓 花籠 絹本設色
《高砂文雅集》1917

藝文沙龍——番茶會

●一九一三年二月開始，石川每個月號召一群人，舉行輕鬆高雅的座談會，番茶會。地點在離總督府很近，繁華的榮町（今重慶南路一帶）旁邊，台北新公園內雄獅西餐廳（ライオン洋食店），提供日人在台高級官僚、商人、學者、藝術家以及新聞記者等，一個全新的文化休閒活動。暫且試著想想看，當時總督府陸軍部長期討伐蕃人的軍事行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報紙上幾乎每天都刊登「討蕃情報」，或附上插圖的「理蕃畫報」，宛如戒嚴時期般，台灣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緊張對峙，生活感覺枯燥而疲憊。番茶會每個月一次，固定星期日晚上的藝術文化沙龍，為這些台北殖民地上層統治階級的生活注入何等清新珍貴的活力。不喜歡喝酒的石川欽一郎，改用最平民口味的番茶（日本粗茶）和煎餅招待客人，經常邀請從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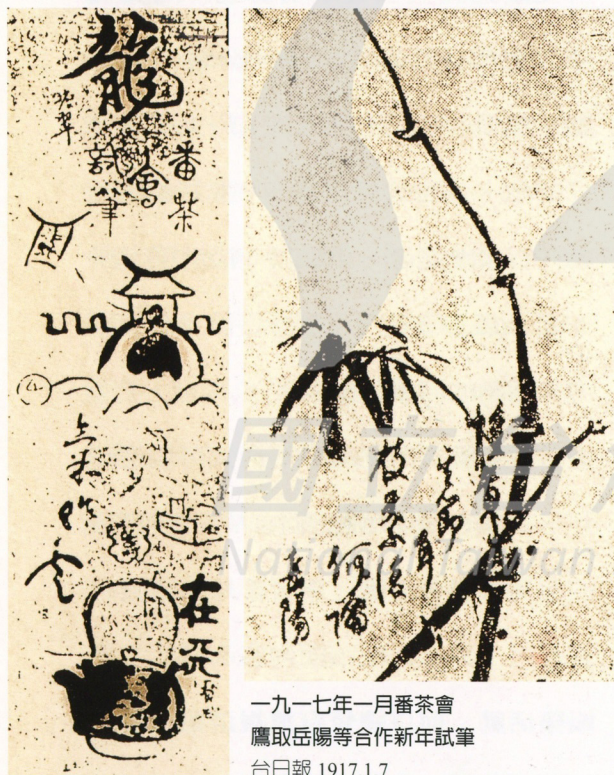
本來台觀光寫生畫家、文人墨客到會場座談或即席揮毫，或舉行小型音樂會，氣氛活潑親切。這裡也是各方人馬交換情報的場所，例如：報告最新中國考察心得，¹⁵或歡送總督府參謀課長赴東京出差等。石川領導此文藝活動如魚得水，最後還提議以自由樂捐的方式，在新公園建設代表日本文藝之神的天滿宮。他們從日本迎來神祠分靈至此安置，熱鬧地舉行天滿宮祭，用來慰藉日人鄉愁，表達愛國情操。¹⁶番茶會的活動在石川離開後，仍維持一段時間，至少到一九二〇年初，對於日後台灣美術文化活動的開展貢獻良多。

●番茶會藝文活動最早的形式可以追溯到日本領台初期，在淡水館每個月舉行的台灣書畫會活動。兩者都是由總督府官員來主導台北統治圈內官商界的文藝娛樂活動。何以總督府重視這類文藝活

15 《台灣日日新報》，1915.5.25。

16 《台灣日日新報》，1915.1.5，1.27；1916.5.6。

動？其原因之一是，領台初期為攏絡台灣的清遺民，僱用一批擅長漢文創作的官僚，藉著創作漢詩與台灣的知識分子交流，業餘書畫家的活動也應運而興起。只不過在淡水館大型會場內，與書畫展同時進行的是喧嘩而荒誕的歌舞表演酒宴，而石川所選擇的是樸素溫馨的



一九一七年一月番茶會
鷹取岳陽等合作新年試筆
台日報 1917.1.7

番茶會
新年試筆活動同仁連作
台日報 1916.1.1

番茶與煎餅座談會，吹起文明開化的風氣。當然，這樣的文藝活動僅僅屬於統治階層菁英分子，例如，台北廳廳長、通信局局長、陸軍參謀長、法官以及報社主編記者等等，並非所有日本人都可以隨意參加，至於廣大的台灣人更是無緣與會。

日本畫家的旅行寫生地

●石川欽一郎的工作任務除了接待外國訪客，介紹台灣的殖民政績之外，似乎也包括介紹台灣風景給日本國人。他不但自己製作台灣風景畫送回日本發表，同時更邀請知名畫家來台旅行寫生，為台灣的觀光事業廣為宣傳。特別在石川離開前兩年，許多洋畫家，包括與他關係密切的名水彩畫家如，三宅克己與河合新藏（1867-1936）等人，陸續到台灣來旅行寫生並展覽，這對於提高台北觀眾西洋畫的鑑賞、收藏風氣，應該有



三宅克己 台南風景 1914
水彩 24×33公分

推波助瀾的效益。總督府相當重視這些知名畫家的來訪，希望他們能夠將台灣的美好形象帶回母國。

●一九一四年一月，名水彩畫家，三宅克己，經過石川的一再邀請，終於抵達台北，享受愉快的避寒旅行。¹⁷透過石川的妥善安排，三宅氏來台下榻車站前的高級飯店，鐵道旅館，當晚參加新公園番茶會聚會，認識台北的重要文化人士，為個展暖身。他先在台北個展，展出客居異鄉者所懷念的日本風景畫，受到熱情歡迎，報紙上連日採訪報導相關事情，最後連總督都親自來選購數件。三宅接著到溫暖的南台灣旅遊寫生十多天，自稱：「朝夕盡情地生活在強烈的自然色彩中，十分愉快。」

●他回國後所發表的追述中，以風趣生動的口吻提到石川在台灣的風評，¹⁸

我們日本人一聽到（荒涼的）八丈島便立刻聯想到曾被放逐於此地的源為朝¹⁹，聽到鬼界島便直接想到曾流放至此地的俊寬²⁰，同樣地聽到台灣便不

17 三宅克己於1914年2月5-8日展出於鐵道旅館，其後中南部旅行，2月20日離台，1915年1月再度來台，並個展於鐵道旅館；參見拙稿，《台灣近代美術大事年表》（台北：雄獅，1998），頁30、34。

18 三宅克己，〈台灣旅行感想〉，《みづえ》110（1914.4）；中譯文見拙稿《風景心境》（台北：雄獅，2001）上冊，頁59-61。

19 八丈島是伊豆諸島南部之火山島，屬東京都，自古以來為有名的放逐之地。源為朝（1139-1170，Minamoto no Tametomo）平安時代末期武將。為崇德上皇作戰，失敗，被放逐於伊豆八丈島，後遭討伐，自殺。

20 鬼界ヶ島位於鹿兒島大隅諸島之北西方，又稱硫磺島。古代之流刑場所。俊寬（1142-1178，Shunkan）平安末期僧人，京都仁和寺僧人寬雅之子。因密謀擁後白河法皇，討伐平清盛，被逮捕放逐於鬼界ヶ島，至亡故。

由得聯想到石川欽一郎。石川君到台灣也已經有八年了。…我每年都想一定要去台灣看看，但只是答應要去，腳步卻好像很沉重，愈來愈沒有出發的勇氣。誠如諸位讀者所知，台灣是有黑死病、霍亂、生蕃、土匪等令人恐懼至極的地方，任我如何的蠻勇，也會感到遲疑的啊！

●然而，他到台北後，實地看到石川居住的宿舍卻好比寧靜的深山寺院，世外桃源。

宿舍在總督府陸軍部內院。建築的模樣完全是中國式，住宅內也種植著香蕉和相思樹，不知名的蔓藤攀附著庭院內一塊古老的石屏風，景色繁茂，其間還盛開著大紅色的美麗花朵。我和石川君隔著石板桌子坐下，感覺好像遠離人間。台北迄今仍然沒有電車或馬車，難怪特別安靜，石川君的官舍又格外寂靜，好像山裏的寺院。

●三宅克己在他的文章中善意地讚美台

灣風景，甚至於向日本畫家大力宣傳，台灣值得前往旅行寫生。不過，有意思的是，當他回到日本時，從神戶搭車往東京，看到窗外景色時，台灣印象已成爲背景，他由衷地讚嘆故鄉：

我的眼睛剛剛爲大陸型的台灣風景而感到驚訝，現在看到內地的風景更覺得像是袖珍型的庭院，實在是可愛的盆栽式風景啊！不論山川原野看來都像經過園藝專家修剪過似的。一邊回想著台灣有名的濁水溪滾滾而來的黑色濁流，一面眺望著東海道大井川乃至於天龍川的景致，不禁深刻地體會到宛如優美的茶室庭園般含蓄的趣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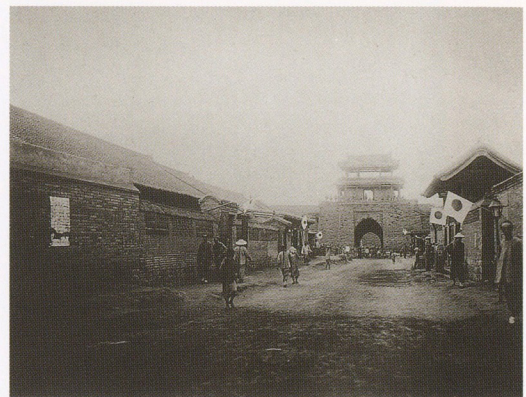
●像這樣借取異鄉的觀光經驗用來作爲讚美自己故里的鏡子，也是明治文化人奇怪的愛鄉思維。不過對於台灣而言，三宅克己像許多來此消費風景的觀光客，只是一位短暫的過客，同時也像是一位到殖民地賣畫的撈金者。事實上，任何一個地方的特色都需要時間，配合

敏銳的眼光與探索的心靈，才能發掘新的美學觀，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更是如此。

道路風景畫

●石川欽一郎是出現在台灣的第一位知名的西畫家，也可能是第一位西畫老師，爲台灣早期的引進西畫奠定基礎，不可謂不重要。甚至於早期來台旅行寫生的西畫家，也在石川的引導下安排旅行路線，石川更借給他們一副觀看的眼晴。那麼在第一個階段，石川自己如何描繪台灣？值得我們仔細來觀察。

●現在留下來最早的石川欽一郎作品，大概是他在日俄戰爭時期作品，如「奉天市街」明顯地描寫日軍攻下奉天，軍隊入城，百姓列隊迎接，有如史書上所說「簞食瓢飲」的景象。這是明治時期常見的戰爭歷史畫題材。不過，石川顯然頗爲著迷於高大的門樓牌坊與滿州人



日俄戰爭時期的遼陽西門

的風俗服裝，近景背對著觀眾的母女並排站在寬闊的道路上，成爲主角，穿著金黃色制服的日軍反而縮小了。同年，「牛莊」，描寫黃昏時分的遼河口岸，遠處可能是港口高大的西式建築，近景是挑著扁擔進城的農民，一幅和平景象。

一九〇八年來台的成名作，入選文展的「小流」也是略微俯視放大的彎曲道路。這三幅取景不同的畫相同點是寬闊的道路大彎曲斜向地行進，推入畫幅中央。

●這樣的構圖方式配合戶外寫生的經驗，其實早已流行於明治中期的西畫界。特別有名的是小山正太郎，喜好帶領他的不同舍學生旅行寫生，他們常以道路爲構圖中心，因而發展出所謂「道路山水」的特色。²¹

21 泰井良，〈道路山水の風景畫について〉，《もうひとつの明治美術》（静岡：静岡縣立美術館，2004），頁20-23。



石川欽一郎 奉天市街 1905 水彩 24.3×14.2公分 日本・吳市立美術館藏



石川欽一郎 牛莊 1905 水彩 32.3×47.5公分 日本・郡山美術館藏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小山的早期名作「濁醪療渴黃葉村店」(1890)，描寫秋高氣爽時節，打獵歸來的武士在懸掛紅布簾的酒店前正準備下馬暢飲，S形彎曲的道路明朗地傳達出旅行的快感。又如，他的學生鹿子木孟郎，旅行寫生習作，「赤羽風景」(1894) 細膩地描寫出道路兩旁破落的民宅，穿著雨衣的父子背影沈重。同時期的淺井忠也曾出現類似的油彩畫，

「八王子附近街道」(1887)。石川的作品與他們的頗為相近，都有寬闊彎曲的道路，與明顯的點景人物。這類旅行或即景寫生作，多少結合了義大利風景寫生以及江戶時期名所繪，如廣重「東海道五十三次」的傳統，既強調寫實與透視觀點，也兼顧各地方的風土特色與通俗趣味，充分滿足觀眾的好奇心。

安藤廣重 Andō Hiroshige (歌川廣重 1797-1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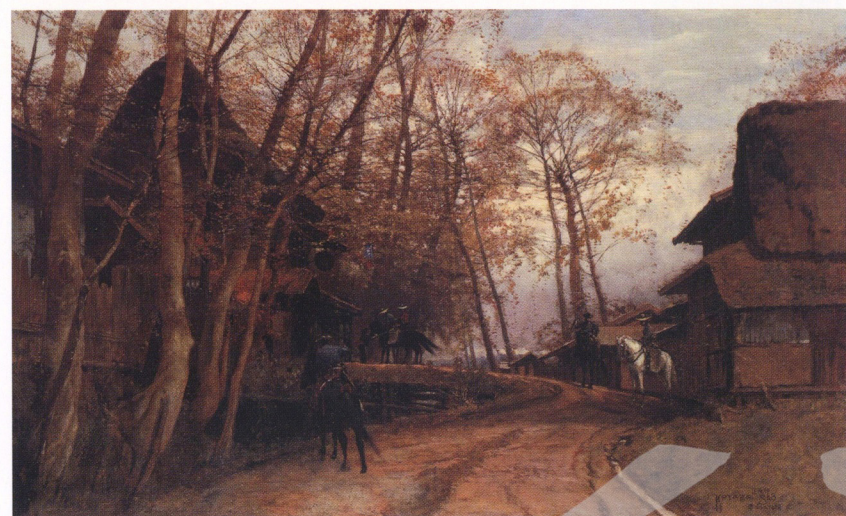
江戶後期浮世繪畫師。號一遊齋、一幽齋。入浮世繪師歌川豐廣門下，改稱歌川廣重。開始時創作美人畫與演員繪為主，約1831年，發表斬新色調的「東都名所」系列，此後以風景畫創作為主。「東海道五十三次」深獲好評，另創作「木曾街道六十九次」、「名所江戶百景」。



廣重 東海道五十三次一品川(東京) 版畫 保永堂版



廣重 東海道五十三次一鳴海(名古屋) 版畫 保永堂版



小山正太郎
濁醪療渴黃葉村店 1890
油彩 63.3×105.7公分
明治美術會第二回
日本 Pola美術館



鹿子木孟郎
赤羽風景 1894
淡彩 木炭
45.7×60.5公分
日本・府中市美術館藏



淺井忠
八王子附近街道 1887
油彩 45.5×60.6公分
日本・愛知縣美術館藏

風土傳奇的記錄

●石川欽一郎來台，最早的成名作是一九〇八年「小流」。他曾經回憶，剛到台北，「有空時便出去寫生。大稻埕後街往淡水河畔方向的景色很好，因此經常到此找畫材。」在台灣人聚集的老街，永樂町後街水溝上有個「長滿苔蘚的石頭搭成的拱橋，好像古代美術品。我剛剛走到這裏來時，覺得彷彿踏入夢境般有趣。…即使到今天，這座橋的附近，也還是有值得日本來台畫家發現的畫題，是台北不可或缺的一個名勝點，同時這座橋對台灣美術的貢獻也不



石川欽一郎 小流 1908 水彩 文展第二回

少。」²²事實上，這座橋和紅簷黃壁的房舍以及綠竹林都收入這件入選文展的作品「小流」。而且大稻埕的後巷也成為台展初期年輕畫家百畫不厭的題材。一九三五年，石川在回想中還很得意地說：「我那幅紅屋頂的畫在東京引起相當的注目。直到現在我的老朋友還常常提到這幅畫。」如果說這是他所詮釋的台灣風土特色或南中國多彩的異鄉情調也不為過吧！

●石川欽一郎對於歷史古蹟情有獨鍾，他念念不忘的另一個取景是清舊城南門，「台北舊城門」（約1910年），也是借用舊建築物表現懷古幽思。寬闊而壓低的地平線指向遠處小南門背景，左側高大壯觀的相思樹林前有一壕溝上的老石橋。一九一〇年此景的兩幅寫生速寫稿先後發表於報刊雜誌，一九二四年石川重返台北時，再度以「台北市今昔」

22 <台灣風光の回想>，《台灣時報》1935.6；中譯文見拙稿《風景心境》上冊（台北：雄獅2001），頁54-56。

之名，將這件作品構圖重新畫過，刊登於報紙，並盛讚此景幽靜：「相思樹很美，林木延生於溝旁。此幽邃之境乃為畫家而造。」。²³一九三二年離開台北前，出版台灣風景水彩畫集，《山紫水明》，收入此一九二四年速寫稿，但說明文字卻改變了：

南門外有一污穢的大水溝，濃黑的水堵塞不通。水溝上架設的古橋與水畔生長的相思樹林非常協調，搭配小南門的背景成為很好的畫題。此水溝實為城牆外的濠溝，而今卻已鋪成壯觀的三線大道，這就是台北的古今變化。²⁴

●石川一再重覆描述這個景點，儘管其景觀早已完全改變。一九一〇年「台北舊城門」，道路依然是重點之一，老樹古橋，景色荒涼，夕陽殘照，昏黃的雲彩籠罩著城門，彷彿英國風景畫自然神秘感的效果，活潑瀟灑的筆致勝過其好友三宅克己的一幅構圖相似的風景畫。

南城門嬌小如亭子般，卻是畫中的地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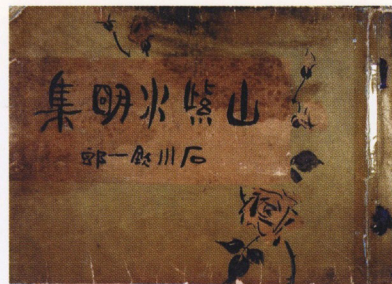
靈魂，石川所指認台北的歷史地標。

●石川欽一郎最推崇台灣的相思樹與栴檀樹（苦楝），他認為台灣相思樹正有如日本松樹，都可以被約定俗成為地域風景的代表特色。「台灣街道」是此階段的名作。相思樹高聳遮天，樹葉色彩濃郁如潑墨變化，相對地樹幹的姿影柔弱搖曳，素樸低矮的紅磚房舍一路延伸，穿著寬鬆自在的行人悠閒地穿梭於廣闊的大自然之間。

●另外一幅「福爾摩沙」，右下角簽名處寫著：「Formosa」，應該是他早期來台的作品。石川採取一個寬闊廣角的視點，描寫小鎮街道。畫面主調為柔和明亮的紫色與黃褐色，寬闊的道路帶出右邊圍繞著水塘，隨風飄搖的竹林，兩旁整齊的房舍是具有台灣特色的竹管厝，

23 《台灣日日新報》先後有兩幅，1910.4.8；1924.11.10；另一幅名為「城跡」，見《みづえ》64（1910.7）。立花義彰，《石川欽一郎展》，圖說，頁139。邱函妮，〈界線內外一日治時期台北圖繪中的城市空間〉，《美學藝術學》2（2003），頁147-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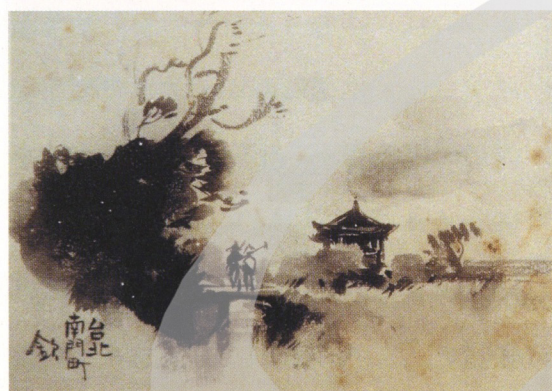
24 石川欽一郎，《山紫水明集》（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32），頁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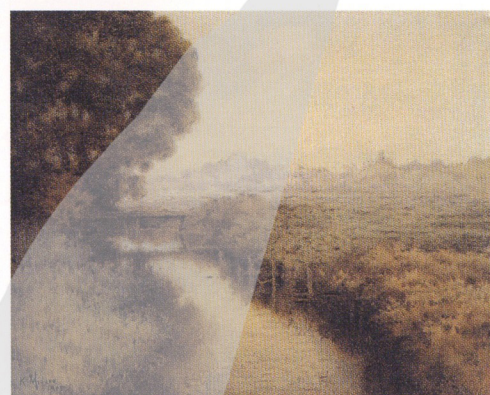
《山紫水明集》石川欽一郎著
（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32）
（圖片提供／劉峰松先生）



石川欽一郎 台北舊城門 1910
水彩 40.5×58公分 私人藏



石川欽一郎 小南門 台日報 1924.11.10 《山紫水明》



三宅克己 風景 1905 水彩 37.3×47.1公分
私人藏

行人及小販來來往往。處理素材簡單俐落，寧靜中自有生氣，同時也是細緻，耐人尋味的風景民俗畫。

●石川特別喜愛自然風景或歷史古蹟，對於道路橋樑，高樓大廈等新建設並沒有太多好感。但是在這個階段，可能由於官職的身分，也得配合台北新市區的官廳建設，畫了不少新式公共建築，例如有名的阿呆塔——台灣總督府官廳，現在總統府建築。石川在多年後，曾溫

和但坦率地表示他對此建築的意見：

高塔也是問題之一。我認為與其為了眺望，不如說是為了從外部觀看才是主要的設計用意。這座塔，與其說是塔，感覺上更近於煙囪。……從平衡的觀點來看或許很棒，只是其高瘦的樣子卻令人感覺不佳。²⁵

25 石川欽一郎，〈台北の建築物類（下）〉，《台灣日日新報》，1925.4.13〔3〕。邱函妮，〈界線內外——日治時期台北圖繪中的城市空間〉，頁191。



石川欽一郎 台灣街道 1907-12 水彩 30.8×25公分 日本・靜岡縣立美術館藏



石川欽一郎 福爾摩沙 1907-12 水彩 37×44公分 台北市立美術館藏



石川欽一郎 台灣總督府 約1916 水彩 34×25公分 台北市立美術館藏

●「台灣總督府」前，茂密的樹木在兩旁夾侍著寬廣的道路，官廳被推向模糊的遠方，只看得見中央巨大的象徵物——高塔。石川簡單地用清淡的粉紫色調來交代模糊的建築。這幅畫若與他所細緻描繪的大稻埕「裏町」洋樓建築物比較，便可以看出他對老建築的厚愛。「裏町」描繪洋商總辦出身富商，李春生（1838-1924）的家。他是基督教長老會信徒，當時是極少數通英文，有國際觀的漢人。他同時也是台北縣參事，總督府台灣史料編撰委員會評議員，很可能與石川曾經有過相當接觸。這棟近距離觀察的紅磚建築，立面結構極其宏偉。兩位執杖老人好像才剛從屋內走出來，站在門前曬太陽對話。石川沒忘記交代披掛在欄杆上的衣物，以及排列在圍牆上的盆栽，處處顯露出他對於生活姿影與歲月痕跡的關心。

●另外一幅「建築物」，描寫西式新建築物，雖然豪華漂亮，卻退居在道路一



石川欽一郎 大稻埕 台日報 1916.3.29

旁，被包圍在層層植物中，完全無法親近。從上面的觀察可以看出，石川的畫筆靈活輕快，色調明亮悅目，好比他瀟灑的外交應對，但他更能夠在極微妙之處透露個人的感情或判斷，至於觀者能否看清楚，那就各憑本事了。

李春生（1838-1924）

生於福建廈門，商人兼宗教思想家。十五歲跟隨英國人學習英文及商業，基督教徒。一八五七年任廈門英商怡記洋行掌櫃。一八六六年遷居台北，任寶順洋行、和記洋行總辦。自製茶葉外銷，並經營煤油，躍升全台第二首富。一八七四年首倡與日本議和，加強台灣建設與防務。清末因協助台北鐵路興建有功，敘五品同知。日治時期擔任台北縣參事，一九一六年與台北茶商合資創設新高銀行。提倡廢除纏足，傳播基督教教義，著《東西哲衡》等。



大稻埕李春生茶行（攝影／李乾朗）



石川欽一郎 裏町（後街）1910 水彩 48x28.5公分 台北·倪氏家族藏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石川欽一郎 建築物 1912-16 水彩 24×33 公分 台北・陳氏家族藏



石川欽一郎 台北的建物 1915-1916 水彩 18×25.5公分 日本・三重縣立美術館藏